

# 麦克尤恩小说《黑犬》中的伦理诉求

## The Ethical Appeal in Ian McEwan's *Black Dogs*

苏忱 ( Su Chen )

**内容摘要:** 当代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于1992年出版的作品《黑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柏林墙的倒塌等宏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传记的形式刻画了伯纳德与琼这对夫妻半生的情感纠葛。文本从“黑犬”这一具有转折性的伦理事件入手,通过深入分析“黑犬”的伦理身份,琼与伯纳德的伦理选择,认为《黑犬》彰显了西方理性在当代发展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小说指出了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作为一盏明灯照亮西方伦理困境的可能。

**关键词:** 黑犬;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理性; 《道德经》

**作者简介:** 苏忱,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1CWW01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Appeal in Ian McEwan's *Black Dogs*

**Abstract:** *Black Dogs*, the 1992 novel written by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Ian McEwan, depicts Bernard and June's half-lif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in the form of biograph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rough exploring the ethical meanings embodied by the black dogs in this novel,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of both characters. The novel exposes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reason and r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dicates the wisdom of Taoism as a mirror to reflect and illuminate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reason in Western world.

**Key words:** black dog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reason; Taoism

**Author:** Su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s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China 310058). Her academic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suchen@zju.edu.cn).

当代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于1992年出版的作品《黑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柏林墙的倒塌等宏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传记的形式刻画了伯

纳德与琼这对夫妻半生的情感纠葛。小说的叙述者杰里米同时也是小说中琼与伯纳德的传记作者。面对琼与伯纳德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杰里米陷入了价值判断的困境，他将琼与伯纳德的差异描述为非理性与理性的不可调和：“理性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政治名人与修行者，入世者与出世者，科学研究者与直觉主义者，伯纳德和琼是两个极端，是一条轴线上的两极”（287）<sup>1</sup>。他在作为传记“引言”的小说开端声称自己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评论者们对此也并无异议。但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杰里米对琼与伯纳德身份的界定与描述恰恰忽略了他们各自的伦理身份，杰里米的困惑正是源于他对伯纳德与琼不同伦理选择理解的缺失。因此，文本从“黑犬”这一具有转折性的伦理事件入手，通过深入分析“黑犬”的伦理身份，琼与伯纳德的伦理选择，认为《黑犬》彰显了西方理性在当代发展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小说指出了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作为一盏明灯照亮西方伦理困境的可能。

### 一、黑犬的伦理身份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在《黑犬》这部小说中，琼与伯纳德的分歧始自两人在蜜月旅行中遭遇的两只巨型黑犬。琼与黑犬正面搏击并逃生这一事件是一个具有转折性质的伦理事件，该事件使得小说人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黑犬事件发生之后，伯纳德与琼这对原本鹣鲽情深的夫妻从此天各一方：琼隐居于法国的乡间，不问世事，不参与家庭生活直至生命终结；伯纳德独自返回英国，积极参加左翼政党活动，成为英国政坛的明星人物。伯纳德与琼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围绕着彼此对黑犬事件的不同理解与阐释而日益深化。小说的评论者也大都聚焦于黑犬象征意义的阐释，却忽略了黑犬的伦理身份。

《黑犬》的评论者一直热衷于讨论黑犬的象征意义，认为它们象征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破坏性非理性的爆发”（Talese 103）；或认为它们是“可怕的邪恶与非理性的体现”（Glover 21）；或视其为“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暗示，或是地狱猎犬的暗示”（“Review of Black Dogs” 61）。还有学者在其著作中特别详细地讨论了黑犬的象征意义，以及黑犬典故的由来（Byrnes 242-243）。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倾向于认为黑犬体现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动物性本能，是非理性的象征，并常常同非人道事件联系在一起。评论者们将小说中

1 此篇论文所选取的《黑犬》文本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发行的中英双语版中英文原版，中文翻译为论文作者译本。论文中来自此部小说的引文将使用夹注，标出页码而不再具体做出脚注。

描述的其他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串联在一起，如在柏林街头青年纳粹对伯纳德的殴打；马尔德奈克集中营中展现的暴力；杰里米在法国旅馆中见证的家庭暴力等，由此断定小说展示了人类史上人为的灾难是人们丧失理性暴露出非人的动物性本能的结果。这种简单直接的论断掩盖了黑犬在小说中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作家的创作初衷。

小说中的黑犬首先是凶猛而邪恶的动物，它威胁着人的生命。小说《黑犬》的灵感源自作家在法国的一次真实经历。作家在接受采访时曾吐露：他在法国度假的时候，偶然遭遇两只巨型黑犬：“他们很大、非常巨大，与当时的环境极不相符。于是我们离开主道，手里拿着石头，绕道而行。当它们远离后，我突然发现人们是多么轻易就将这样的事物转化成象征”（Billen 29）作家亲身经历的两只黑犬进入了小说《黑犬》，它们变成二战期间盖世太保在法国乡间豢养的宠物，用以威赫平民，甚至强奸妇女。小说中女主人公琼在荒无人烟的乡间小路上，独自面对着两只体型巨大、凶神恶煞的牲畜，生命在瞬间陷入绝境。

其次，黑犬导致了琼伦理身份的改变。黑犬事件之前，琼是一名有着朴素政治理想的青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想要为推进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但是遭遇黑犬之后，尽管琼在与两只黑犬的搏击中侥幸逃出生天，但是这个事件却成为琼生命的转折点，作为事件的受害者，琼退出了英国共产党，离开了自己的丈夫，选择终生隐居于法国乡间。伯纳德与琼一对恩爱的夫妻也因此分道扬镳。

最后，黑犬的伦理意义最重要的——也常常被评论者忽略的——是它拒绝被象征化。伯纳德曾对杰里米说：“是我告诉她有关丘吉尔的黑狗的典故的。你记得吗？丘吉尔用‘黑狗’指代他时不时感到的抑郁。……因此，琼认为一只狗象征了一个人的沮丧，那么两只狗象征了文化的萧条，是文明的最糟糕状态”（370）。在伯纳德看来，琼在黑狗事件之后的剧变是因为她将黑狗象征化了。但是，琼断然否定了伯纳德的任意解读：“不管伯纳德说过什么，我其实并不相信它们是撒旦的同类、地狱守护犬或者上帝的神谕，或者是他告诉别人我所相信的任何东西。……我没有神化这些动物”（324）。由此可见，虽然以实体存在的黑犬是纳粹盖世太保豢养的宠物，它们在二战期间威赫平民、强奸妇女，成为纳粹暴行的帮凶。但是作家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黑犬等同于邪恶的象征，或动物性非理性暴力的表征。正如作家在访谈中提醒大家的——人们总是有将事物象征化的冲动。

由此可见，黑犬不是普通的野兽，他的伦理身份是纳粹豢养的宠物。黑犬的暴力行径事实上代表了纳粹的邪恶暴力。琼拒绝伯纳德简单的象征化认知行为，因为直接将黑犬象征化，则忽视了进一步追问黑犬的暴力何以可能，纳粹的邪恶是如何滋生等更深层的问题。琼在黑犬事件后的伦理选择体现了她对这些问题的探寻，她从伯纳德身上看到了理性的暴力，其中理性对同一

性的追求、抹杀差异的欲望是法西斯主义诞生的思想根源之一。

## 二、“理性主义”的伦理困境

在黑犬事件之后，伯纳德的伦理选择是以理性认知的方式将黑犬的意义象征化，将其等同于“人类文明中最糟糕的状态”，从而积极投身西方左派的民主政治运动之中。但是他的行为却被琼所鄙夷。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借叙述者杰里米之口告诉我们“琼真正排斥的是伯纳德的理性主义。”(304)那么，“伯纳德的理性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理性主义吗？为什么在黑犬事件之后它成为琼所谴责的对象并且彻底改变了琼的人生呢？小说由黑犬出发深入探究了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的伦理困境——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性认知习惯虽然推动了科学的前行、文明的推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代理性发展中隐藏着走向非理性的危险。

伯纳德的理性主义并非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理性。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理性指“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正确认知和价值判断，是人拥有的自己区别于兽的美德”（聂珍钊 252）。但是“伯纳德的理性主义”却是与黑犬联系在一起，它隐含着走向非理性的危险。琼所斥责的不是使人类区别于动物性并形成高级认知能力的理性<sup>1</sup>，而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逐渐沦为人类自我持存的工具的工具理性<sup>2</sup>。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近代以来，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及奠基于此命题之上的理性哲学体系为标志，“理性”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理性从世界之中的主宰力量与内在秩序变成了主体内在的认识能力，主体开始基于自身的内在性来重新确认世界的秩序与原则。这种启蒙主体性的理性概念推动了科学与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大跨越的发展。但是，从康德到韦伯，启蒙主体性的理性概念最终不仅没有使自身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反而陷入启蒙辩证法的怪圈，理性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走向非理性与不自由。麦克尤恩正是在小说《黑犬》中对此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

首先，琼对伯纳德的谴责中指出“伯纳德的理性主义”正是启蒙理性在认知活动中隐含的主客分离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主体心中意识和主体掠夺、占有客体/他者的合法地位，这是主体对他者实施暴力的哲学之源。作为一名业余昆虫学者，伯纳德与琼在蜜月旅行途中（黑狗事件之前）

1 哲学史家一般认为“理性”（reason）这一概念肇始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logos）引入哲学，它的一般意义是指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肯定人具有认识这种规律的能力，这是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田建尔 34）。

2 有学者指出：理性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维度：主观性和客观性。客观理性是一种普遍理性，它是一种调整人们之间关系和行为的规范性力量和创造性的原则，客观理性具有实践的和伦理的维度。而主观理性则只是客观理性的一个部分功能。但是，后来在历史的过程中理性的主观性层面逐步战胜客观性层面，最终主观理性取代了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在霍克海默那里就是工具理性或形式化理性。

曾偶然遇到一只较为罕见的红蜻蜓，伯纳德捕捉到了这只蜻蜓，意欲将其收集作为标本。琼对伯纳德的行爲感到愤怒和恐惧：“你的意思是要杀死它。……因为它很美，所以你要杀死它”（342）。琼将伯纳德的行爲与其政治观点联系在了一起，她认为伯纳德“关注的不是社会的不公正，而是不整洁”，他想要的“不是人人平等友爱的社会，而是有效的组织结构”，他“希望这个社会像军营一样整洁，由科学理论来检验验证”（343）。伯纳德试图为其行爲辩解，认为他所做的是科学研究工作，“将昆虫命名、分类”，“杀死一些昆虫并没有什么关系。昆虫的数量大的惊人，即使是稀有物种也是如此”（343）。伯纳德的观点是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并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詹姆逊 155）。康德在对启蒙的定义中言之：“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 23）。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康德在将外部世界贬低为素材的表象世界之后，这一世界已经不是客观的理性之所在，而变成了外在的陌生的异己物。在当代西方社会，“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鲍曼 38）。

其次，琼在黑犬事件后立刻退出了英国共产党，退出了所有政治活动，并对伯纳德所热心的社会改革嗤之以鼻，正是因为她在“伯纳德的理性主义”之中看到了这种深入西方社会骨髓的启蒙理性的使命与其制度的对应物结合之后，主体理性进一步萎缩成合目的的工具理性。伯纳德作为工党议员，面对欧洲文明发生的纳粹种族屠杀这样的暴行，却继续表现出对政治解决问题的实用性的信念。他坚信通过政治和社会改革，社会的弊病可以治愈。作为积极的左翼政治家，他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呼雀跃。他一直相信“以赛亚·柏林<sup>1</sup>所说的，如果我确定如何能为人类带来和平、正义、幸福和无限的创造力，多高的代价是不能付出的呢？……正因为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百万人的幸福，有千万人不得不为此捐躯，所以我才能尽我的责任做事”（354）。琼曾经愤怒地对杰里米说：“看看他[伯纳德]和他那类人都以进步的名义带来了什么伤害！”（384）琼于此犀利地指出了“伯纳德的理性主义”，即启蒙理性发展出的合目的的工具理性中隐含的暴力，这种理性思维引导人们“克服动物性的同情”（Arendt, *Eichmann* 106），它使大屠杀有了

1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



合目的性与理性的辩词，也使现代民主政治隐藏了其暴力的本质。“在最彻底的意义上，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术’并不在乎每一个个体。……自由主义虽然高举个体自由与人权之大旗，实际上仍然继续将每个个体生命缩减成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吴冠军 21-22）。

更重要的是，琼在黑犬事件中体悟到了“伯纳德的理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黑犬作为纳粹所豢养的暴力工具，它的邪恶指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作为实体而存在的黑犬闯入了琼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小说的叙事中“黑犬”这个意象还曾出现 1981 年杰里米参观位于卢布林市郊的马尔德奈克集中营旧址的现场。小说通过通过纳粹集中营遗址的描写，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将差异还原为同一，以牺牲他人权利、压制他人话语为代价来确立自己的权威。纳粹对他人生存的灭绝就是这种同一还原的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小说中杰里米细致描写了马尔德奈克集中营的营房建筑，进而指出西方从理性主义到同一性哲学中理性主义所遭遇的伦理困境。杰里米在参观遗址时写道：

我们漫步在一个个营房间。它们建构得是如此之精巧，保存如此之完整。每个营房门前都有一条整洁的小路与我们所走的道路相连。营房在我们眼前一直延伸开来，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所参观的只是一排营房，只是集中营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中营只是众多集中营中的一个，而且是规模较小的一个。虽然不适宜，我不得不对这些建筑感到钦佩。我讶异于这样一件事是如何被构想出的，这些集中营是如何设计建造的；要花费多少劲来装饰它、管理它和保存它；并从一座座城镇、乡村收集其所需的人体饲料。要何等费力、何等敬业。人们又如何能称其为一个错误呢？（111）

不可否认的是，集中营的建造体现了现代管理与现代技术的成就。这些精巧的建筑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晶。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但是，原本为人类发展祛魅解惑，促进人类进步的理性，为何成了暴力与邪恶的帮凶呢？

当马尔德奈克集中营的参观行将结束的时候，詹妮向杰里米讲述了“1943 年 11 月的一天，德国当局枪杀了 3 万 6 千名来自卢布林的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躺在巨大的坟墓中，屠杀时还通过扩音器播放着舞曲”（377）。面对着集中营遗址内一个又一个低矮的小棚屋内的铁笼里“塞满了鞋子，有成千上万只那么多，就像被晒干的水果一样压平卷曲着”（376），杰里米感到“生命变成了廉价的货品”。在集中营内，神圣的生命沦为阿甘本所讨论的“赤

裸生命”<sup>1</sup>。整齐营房，有规划的科学的屠杀，古典音乐的伴奏，这些都使得纳粹的大屠杀行为“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鲍曼 24）。阿多诺告诉人们大屠杀是西方文明追求同一性原则的最终结果。“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因为，“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这是与资产阶级文明的同一性原则一致的，“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阿多诺 363）。这种野蛮的同一化或一体化在传统哲学中是被冠之以“崇高”而被美化着的，正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同一化，“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音乐伴奏的性质，党卫队喜欢用这种音乐伴奏来压倒它的受害者的惨叫声”（阿多诺 365）。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这使得“神圣的”死亡成为一种平静的实验，一种被科学管理的除草劳作。

综上所述，小说琼对伯纳德的伦理选择的拒斥展现了西方理性主义遭遇的伦理困境。琼认为伯纳德的伦理选择中忽略了黑犬与纳粹的关系，没有看到黑犬指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将差异还原为同一的霸权。隐含在法西斯主义背后的同一性哲学是理性哲学在启蒙运动之后，客观理性被主观理性所替代，而主体理性又进一步萎缩成合目的的工具理性的结果。所以，战后西方学者纷纷指出：“大屠杀带来了西方文明本身意义的深刻转变。它挑战了西方文明已经为自己建造了几个世纪的‘身份’。面对在科学、理性和秩序的名义下进行的暴行，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何为‘启蒙’”（Gauthier 103）。面对现代理性主义逐渐沦为工具理性并隐藏着走向非理性危险的伦理困境，作家并没有因此而陷入了无可自拔的悲观主义。琼拒斥了伯纳德的理性主义，同时向读者展开了直抵心灵的东方哲学。

### 三、东方哲学的伦理观照

琼在“黑犬”事件之后选择了避世修行，她的伦理选择彰显了中国道家哲学中“无为而治”、“大制不割”的思想。琼曾向杰里米极力推荐老子的《道德经》（阿瑟·威利的译本），并朗读其中的篇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The Way of heaven excels in overcoming though it does not contend）”，“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Of two sides raising arms against each other, it is the one that is sorrow-stricken that wins）”。琼的这段引言所蕴含的即是老子哲学中的“无为”“不争”的思想。在老子所处的历史时期，战争频仍，世界犹如一个大的屠宰场。人如何在这充满杀戮的世界中寻求生存的可能，激发了老子和庄子

1 阿甘本给“神圣生命”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赤裸生命”（bare/naked life）。在阿甘本看来，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paradigm），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结构性地都可能随时成为“神圣人”。“赤裸生命，就是神圣人（homo sacer/sacred man）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阿甘本 31）。

一派道家哲学的兴起。琼在黑犬中体悟到了纳粹暴行与工具理性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她转向了与西方理性思想体系截然相反的东方古典道家哲学。在伯纳德看来，琼的避世、隐居是消极的行为，但是作家却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东方哲学的智慧。

首先，琼所选择的老子哲学中“无为而治”的思想蕴含着摆脱知性的欲望，抱朴归真，涤荡心灵的主张。琼在法国的峡谷山间体验到了自然的广博深邃，体悟到传统知识系统内“以人为量”看待世界的局限性。伯纳德和琼在蜜月旅行时在朗格多克长途跋涉，穿过了一片名叫“拉扎克的喀斯”的干燥石灰岩高原。他们偶然经过一处古老的墓地遗址。琼在临终前告诉杰里米，身处渺无人烟的荒野之中，她感叹于大自然的“壮观、狂放不羁”；与古老的自然相比，人类的生命短暂且渺小——“和这峻岩的年龄、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实在显得微不足道。”（307）琼所体验的这种情感震撼，在其隐居之后，于老子的《道德经》中萌发成为更深邃的哲学思考。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强调通过人的知性力量走出“洞穴”。尼采在《查斯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曾说：“走出你的洞穴吧，世界如一座花园等待着你。”但很多人看不到这花园。这种以知识的眼光看待世界，庄子称之为“以人为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科学的前行、文明的推进，的确需要这样的眼光。但是，人们将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中，世界也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而失去了自身独立的意义。恰如，伯纳德在看到一只罕见的红蜻蜓时，唯一想到的就是其作为昆虫标本的价值。因此，随着人们依赖理性认知、探索世界，人握有了世界的解释权、世界在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但是，道家哲学告诉人们，这是一种虚假的存在，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天地大美而不言，人们只有从知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从心灵体验自然之美。所以琼告诉杰里米：“我们身在一处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圣地，我们深爱对方，夕阳斜照，壮阔的平原在我们眼前伸展——可这一切我们却无从把握，我们无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心灵。我们不能解放自己，进入现实中；相反，我们居然还在想怎么把别人解放出来。”（307）所以，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纳。老子的“大巧若拙”不是单纯地反对技术，而是因为担心人们对技术的迷恋会导致对自然真相的压抑。简而言之，“大巧若拙”的哲学就是将“人从知识的跃跃欲试拉回到天全的懵懂；由欲望的追求返归性灵的恬淡；从外在感官的捕捉回到深心的体悟”（朱良志 36）。

其次，当琼将自己从知识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心灵感悟之后，她鄙视伯纳德所推行的西方民主，而认为真正的平等体现在老子所言的“大制不割”之中。琼曾对杰里米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有人多年来如此忙碌却没有什麼变化？因为他一直停留在表面，每天喋喋不休的都是关于如果有更好的体制制度将会怎样，而没有触及更本质的东西”。（308）琼所强调的“更本质的东西”即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即老子所说的“争”的始由。



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万物原本处于不可名的质朴状态，当人们以知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审视世界，万物被赋予了各自的名称，美丑善恶也由此而有了分别，纷争也就跟着产生。“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所以在老子看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割裂事理，仅使万物各遂其性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老子所提出的“大制不割”“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倡导的是完全无等级分别的绝对的平等精神。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当伯纳德在出租车上就柏林墙的倒塌、西方民主的进步而夸夸奇谈之时，出租车司机讥讽了伯纳德政治精英主义的立场，伯纳德为此恼羞成怒。事后，伯纳德坦言自己毫无芥蒂地与“那个阶级”的人对话——“我真是受不了的哥们的高谈阔论”（340）；与他相反，他承认“琼可以和每个人愉快相处……她是个比我好得多的共产主义者”（340）。

由此，麦克尤恩在小说中通过琼的行为和她所推崇的《道德经》从侧面批判了被工具理性所裹挟的西方文明。人类世界被机械性的运作所充斥，宗教、神话、寓言、意义、理想、乌托邦等等逐渐退出人类精神世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韦伯 30）因为其生命的终极意义已经陷入模糊或者已经根本消失。像伯纳德这样，习惯于从价值或功用的角度进行理性判断的西方人，往往失去了从心灵情感体验世界的的能力。正如杰里米在琼临终前最后一次到疗养院探访她时，曾在窗外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位年迈的瘦弱的老妇人在狂风中拄着拐杖蹒跚着来到靠墙的花坛边，小心翼翼地播种了一把种子。杰里米说：“几年前，我看不出在这样一个年纪种花还有什么意义，我看到这样的景象，只会觉得这是在白费力气。现在，我只能看着”（309）。杰里米在与琼的交往中，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理性的不足，开始学着放下判断，去体悟“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 结语

《黑犬》封页的题词上引用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sup>1</sup>的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也许我并不需要我所知道的，而是需要我所不知道的。”西方评论者往往认为，麦克尤恩引用费奇诺的这段名言旨在表明“为道德和政治判断重建一个稳固基础的可能性在于，人们需要意识到任何政治和形而上学体系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二元性”（Delville, 11），即小说置于卷首处的这段引言，透露着作家希冀调和相互冲突的观点。然而，过往的评论既曲解了琼的行为思想，同时忽视了伯纳德与琼行为背后

1 Marsilio Ficino, 1433—1499,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派最著名代表

伦理选择的意义。

伯纳德与琼不同的伦理选择展现了西方理性发展过程中由“合理化”和“自我持存”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所陷入的伦理困境,以及以“无为”、“不争”为核心,强调生命体验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麦克尤恩援引费奇诺列于卷首,因为费奇诺作为一位博采众长的伟大学者,他成功地融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各家学说,并将各种学说与当时的基督教相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综观麦克尤恩的小说,作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忧虑和借鉴东方古老哲学思想的愿望。对于作家而言,在当代西方社会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在小说的结尾处,琼曾遭遇的那两只黑狗仍然徜徉在人世间,两只黑狗的梦魇缠绕了琼 40 多年,虽然在它们会在沉睡中渐渐远去,但是“在欧洲,在另一个时间,他们又会回来”(174)。就在麦克尤恩的《黑犬》出版当年,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由于民族冲突又发生了“种族清洗”事件。作家于小说中所表达的伦理诉求更显迫切。

### Works Cited

- 西奥多·阿多诺: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Zhang Fe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1993.]
- 吉奥乔·阿甘本: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Wu Guanju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6.]
- Anonymous, "Review of Black Dogs." *Observer*, 30 May 1993.
-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6.
- 齐格蒙特·鲍曼:杨渝东 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Bauman, Zygmunt.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Trans. Yang Yudong and Shi Jian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02.]
- Billen, Andrew. "A Goodbye to Gore." *Observer* 14 June 1992.
- Boyle, Marjorie. *O'Rourke Loyola's Acts: The Rhetoric of the Self*.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7.
- Byrnes, Christina. *The Work of Ian McEwan*. New York: Pauper Press, 2002.
- Childs, Peter. "'Fascinating Violation': Ian McEwan's Children." *British Fiction of the 1990s*. Ed. Nick Bentley. London: Routledge, 2005. 123-134.
- Delville, Michel. "Marsilio Ficino and Political Syncretism in Ian McEwan's *Black Dogs*." *Notes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6. 3 (1996): 11-12.
-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logy and*

-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Gauthier, Tim S.. *Narrative Desire and Historical Reparations: A. S. Byatt, Ian McEwan and Salman Rushdie*. London: Routledge, 2006.
- Glover, Michael. "Michael Glover's Pick of Literary Fiction." *Books*. July 1992. (qtd in Sternlicht)
- 康德: 何兆武译,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Kant, Immanuel. *Kant's Collected Writing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 He Zhaow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0.
- 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 张京媛译,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Jameson, Frederic.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Trans. Zhang Jingyu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Leys, Ruth. *From Guilt to Shame: Auschwitz and Af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7.
- McEwan, Ian. "Only Love and Then Oblivion." *The Guardian*, 15 September 200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sep/15/september11.politicsphilosophyandsociety2>>(2017-6-25).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asic Theory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Sternlicht, Sanford. "Chapter 8: And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 The Innocent and *Black Dogs*." *Ian McEwan*. Ed. Jack Slay, Jr.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21 Mar. 2010.)
- Talese, Nan A. "Review of *Black Dogs*." *Publishers Weekly*, 14 September 1992.
- 田建尔: “理性启蒙意义略论”, 《北京大学学报》1(2000): 32-38。
- [Tian Jianer. "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ason and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1 (2000): 32-38.]
-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冯克利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Weber, Max. *Politics as Vocation*. Trans. Feng Kel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Whitehead, Anne. *Trauma Fi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吴冠军: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 吉奥乔·阿甘本: 吴冠军译,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 第7-71页。
- [Wu, Guanjun. "Agamben's Biopolitics," in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Wu Guanju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6. 7-71]
- 朱良志: “关于大巧若拙美学观的若干思考”,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2006: 33-41.
- [Zhu, Liangzhi. "On the Aesthetics of Laozi's Daqiaoruozhuo."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3 (2006): 33-41.]